

臺灣的 《法華經》 圖像

華梵精華

● 陳清香

《法華經》思想在中土的流布，最早始於西晉竺法護譯出的《正法華經》，其後，至五胡十六國時代姚秦三藏鳩摩羅什，譯出《妙法蓮華經》，由於譯文流暢，法華思想大加推廣，除了高僧以講經弘傳法義之外，《法華經》的內容也逐漸表現在圖像上。其中彩繪於敦煌莫高窟內的石壁，時至今日，尚遺有不少北魏至隋唐時期所創作，源於《法華經》的繪畫題材，如〈藥草喻品〉、〈化城喻品〉、〈見寶塔品〉、〈觀世音菩薩普門品〉等，所畫內容均極為精彩華麗。而屬於立體雕塑，如麥積山、雲岡、龍門等石窟內的石碑、造像等法華圖像，也所在多有。

鳩摩羅什所譯的《妙法蓮華經》，前後共計28品，自南北朝以來，經中的內容情節，泰半均已形諸圖像，其中第25品〈觀世音菩薩普門品〉的圖像創作，更是流傳時間悠久、地域廣遠。本文略過普門品觀音，而舉其他諸品的法華經圖像。

就臺灣的道場而言，表現法華經內涵寓意者，如高雄紫竹林精舍（香光尼僧團高雄分院）三棟主樓：佛寶樓、法寶樓、僧寶樓，就結合了《法華經》的〈法師品〉、〈常不輕菩薩品〉、〈化城喻品〉、〈見寶塔品〉、〈從地湧出品〉，藉建築之勢，表現出「三乘歸一乘」、「六度」及「花開蓮現」等《法華經》的內涵深義。

而屬於天台宗法脈，有臺南湛然寺、新竹法源講寺，以及曉雲法師所創辦的華梵大學道場。在新北石碇區的華梵校園內，如沿著山坡參道而行，可見路旁三處巧立著三組蓮花，由下而上，相距各有



一段距離，依序命名為〈法兩人華〉（圖1）、〈華果同時〉（圖2）、〈華開蓮現〉（圖3）等，每組有花有葉，均呈金色，花朵開合造形不同，旁有碑文，其中〈華果同時〉文曰：「喻吾心、意、識之善念，同時結成善果，意無先後。」（圖4），此寓意出自〈藥草喻品〉中的法華思想。

曾任教於東海大學，也曾任華梵大學佛教文物館館長的董夢梅先生，是一位擅長釋道人物及工筆畫的繪畫大家，一生中創作細致工筆佛畫無數。因受曉雲法師的影響，而投入了以《妙法蓮華經》為題的佛教畫作，以下舉其中的三幅圖例：

一、〈龍女獻珠〉

畫中一尊法相端莊、姿勢嚴整的釋迦佛，右手上舉作施無畏印，左手腹前禪定印，身披袈裟，袒露右肩，雙腿結跏趺坐於正中寶座之上。其右側身旁，一位長髮垂至肩背的小女童（即龍女），雙腿彎屈，雙手捧著寶珠，神情十分恭敬地呈獻世尊（見圖5）。依《法華經》〈提婆達多品〉所載：

有娑竭羅龍王女，年始八歲，智慧利根，善知眾生諸根行業，得陀羅尼，諸佛所說甚深祕藏，悉能受持，深入禪定，了達諸法，於剎那頃發菩提心，得不退轉，辯才無礙……時舍利弗語龍女言：「汝謂不久得無上道，是事難信，所以者何？女身垢穢，非是法器，云何能



圖1 〈法兩人華〉



圖2 〈華果同時〉

得無上菩提？」……爾時龍女有一寶珠，價值三千大千世界，持以上佛，佛即受之。龍女謂智積菩薩、尊者舍利弗言：「我獻寶珠，世尊納受，是事疾不？」答言：「甚疾。」女言：「以汝神力，觀我成佛，復速於此。」當時眾會皆見龍女，忽然之間，變成男子，具菩薩行，即往南方無垢世界，坐寶蓮華，成等正覺，三十二相，八十種好，普為十方一切眾生演說妙法。

以上引文即《法華經》中所記載「龍女成佛」的原始典故。

二、〈聚沙成塔〉

畫中以斜形構圖呈現數群孩童嘻戲的場景，其中下端的一組孩童，是以較近距離的視角呈現，人物景物較大。畫中兩位孩童，一站立，一坐地，以雙手將地上的沙土，壘疊堆積成一座高高的塔剎。孩童姿勢表情天真，塔形以濕筆側鋒橫掃而上，擦乾自然現形，通幅用筆簡逸，但造型生動。〈聚沙成塔〉一圖，乃取自《法華經》經文法義而繪。（見圖6）

依《妙法蓮華經》〈方便品〉所載曰：

諸佛滅度已，供養舍利者，起萬億種塔，金銀及玻璃，碑磔與瑪瑙，玫瑰琉璃珠，清淨廣嚴飾，莊校於諸塔；或有起石廟，栴檀及



圖3 〈華開蓮現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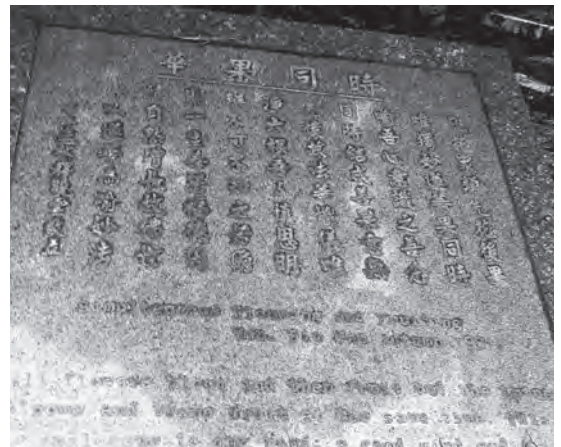


圖4 〈華果同時〉碑文

沈水，木蜜并餘材，磚瓦泥土等，若於曠野中，積土成佛廟；乃至童子戲，聚沙為佛塔，如是諸人等，皆已成佛道。若人為佛故，建立諸形像，刻雕成眾相，皆已成佛道。

以上引文所述，謂佛滅度後，眾弟子必建塔廟供養佛舍利，而塔有多種材質形式，或以昂貴的金銀玻璃、瑪瑙琉璃，或用石頭香木、磚瓦泥土，甚至孩童遊玩嬉戲，堆積泥沙當作佛塔，也是成就功德。經文中「聚沙為佛塔」原是指孩童壘疊泥沙堆成塔剎的遊戲，其後「聚沙成塔」演變為成語，比喻積少成多之義。



圖5 〈龍女獻珠〉

三、〈見寶塔品〉

畫中右側下端，畫了一尊側面的釋迦世尊，佛頭上光圈，右手上舉，端身正坐於蓮花寶座之上，寶座浮於雲端；在此釋迦佛的身前，又畫了另一尊正面觀的坐佛，形容較小（以稍遠距離視角呈現），坐佛前側豎立一座寶塔，以表示「見寶塔」；寶座右上方又畫了兩尊形容更小的佛尊，以表二佛並坐，完美呈現出《法華經》中〈見寶塔品〉的主軸情節。（見圖7）

董夢梅畫師畢業於師大藝術系，繼而於中國文化大學藝術研究所進修，曾榮獲「全國畫學金爵獎」，精於乾筆濃墨的工筆畫、人物畫，尤其是白描佛像畫的聖手，被喻為「當代的李公麟」。但就以上三幅依法華經的內容所畫者，卻多見以濕筆側鋒揮灑，帶著些許的禪意，人物姿態顯得十分生動。

筆者本學期在法鼓山所開授博碩士班與學士班的兩門佛教藝術課程，

學期最後一週的校外教學課，安排在台北的國立故宮博物院。6月20日一大早，便由林金原同學開車到家門口接筆者，一路開抵故宮大門廳前。同學連同旁聽者，共出席了11位，包括二位出家比丘尼，除了本國人外，尚有二位外國人，一為越南籍、一為馬來西亞籍。

9時半左右，師生一齊進入展覽室。故宮的參觀訪客，一向眾多，尤其週六，更是人山人海，且陸客人數占大部分，在擁擠的人潮中，參觀品質是大打折扣。但此次由於新冠肺炎疫情的關係，陸客無法前來，展場清淨許多。筆者持擴音器，領著眾學子，在眾多展場中，選擇進入「楷棟堂」，一面參觀一面講解。

「楷棟堂」內的展品，是三十餘年前，由出生新竹的彭楷棟先生(1912~2006，後取日名：新田棟一)，先提供文物予故宮借展，其後又大量捐贈的珍貴佛教造像。故宮先後於1987年10月、2004年10月、2008年12月等日期，共計舉辦了三次彭楷棟藏品文物的展覽，由於文物珍貴，因此成立了「楷棟堂」，展品多以鑲金銅佛為主軸。筆者早期於慧炬的478期所撰述的〈開拓佛教藝術史研究的新視野——從彭楷棟先生捐贈台北故宮三二二件金銅佛像說起〉(民國93年4月出版)一文，已描述到銅佛的內容，本文從略。

當筆者領著這一批學生進入楷棟堂後，首先見到兩尊壯觀的護法神像，聳立在入口處的左右兩旁，就猶如門柱一般，跨進展廳後，數量較多的是較早期的鑲金銅佛，雖然每件作品的體積都不大，卻刻意地呈現了自五胡十六國時代至南北朝時代的特殊風格，那是人間像的佛像初入中土的造型，在中國佛



圖6 〈聚沙成塔〉

教藝術史上，自有其特殊的意涵。

其中屬於北魏作品中，最具經典的代表者，即北魏太和元年(477)青銅鑿金釋迦牟尼佛像。像中可分成三大部分，一者，佛像正面觀：佛頭頂上肉髻法相端莊，身穿袒右肩服式，左手抓衣角右手作說法印，雙腿作結跏趺坐的姿態呈現；次者，佛的寶座，結合了蓮花座、獅子座、須彌座而成的宣字座；三者，佛頭身後的舟形背光，可分為正面及背面的圖像。正面紋飾以佛腦後為中心，先按蓮瓣紋，外圍加化佛紋，再繞火焰紋，形成亮麗的光芒。至於背面紋飾，則底層為佛誕，中層佛說法像，上層釋迦多寶二佛並坐像。上中層的左右兩側，尚有維摩詰居士與文殊菩薩遙遙對立的畫面。而釋迦多寶二佛並坐像，便是出自《妙法蓮華經·見寶塔品》的情節。(見封底，此圖由李雅君同學拍攝)由此銅佛回想位於法鼓山圖書資料館一樓的透明玻璃室內，亦陳列著一件石造二佛並坐像，立體的石刻佛像，二尊並坐在台座之上，造型樸實典雅，亦是同時代的作品。



圖7〈見寶塔品〉

瀏覽完楷棟堂的展品後，再各自參觀其他各院展品，離開前並在故宮院前師生合影留念。

就臺灣的法華經圖像而言，既具千五百年的鑿金與石雕古佛，珍貴無比，又有表現在當代建築景觀裝飾上，寓意高妙，而當代畫家之法華畫題，更添增創意的美學畫風與無上的佛法意境。◎